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廿載繁華夢  
第十六回 斷姻情智卻富豪家 慶除夕火燒參贊府

話說周府因慶賀周庸祐升官，正在唱戲時候，忽報馬氏產子，這時賓客紛紛出堂道賀，正是喜事重重。又因馬氏望子心切，今一旦得如所願，各人都替他歡喜。這一會子的熱鬧，比從前二房生子時，更自不同了。連日門前車馬到來道賀的，紛紛不絕。馬氏為人，又好鋪排的，平時有點事，都要裝裝演演，何況這會是自己有了喜事。就傳駱子棠上來，囑咐道：「現在府裡有事，每天大清早起就要點卯，分派執事。大凡親串朋友送禮物來的，就登記簿上。所有事情，總要妥當，休可惜三五塊錢，就損失了體面。」駱子棠聽罷，答一聲「理會得」，隨下去了。隨見馮少伍進來回道：「方才到一位星士那裡，查得小孩是有根基的；但十天內要禁冷腳，月內又不宜見凶喜兩事，且關煞上不合聽鑼鼓的聲音。這樣看來，卻不可不信。」馬氏聽了道「是」，先令後園停止唱戲，支結了戲金，再彌月後，方行再唱。馮少伍下去了。又見六姐來回道：「適承夫人命，已尋得一位乳娘，年紀約三十上下。這人很虔潔的，月前產了一女，因家貧，送女到育嬰堂去了，放他准可過府來。他前後共產過男女五胎，撫養極為順手，這樣僱他，著實不錯。」馬氏道：「月錢多少，也不用計較，既是撫養順利，就是好了。」六姐道：「他要月錢十兩，另要食物給他家的兒女。」這等講說了，馬氏一一應允，即令六姐速尋那乳娘過來。

馬氏因日來分發各事，且又產後身子越加疲倦，就躺在牀上，令丫環瑞香捶腿。六姐道：「夫人精神不大好，休再理事，免勞神思。」馬氏道：「此言甚是有理。」故這一月內，府裡的事務，都由二房打點。因自己初生了一個兒子，正望他根基長養，少不免多憑神力，就令各僕婦分頭往各廟堂炷香作福，契神契佛，混混帳帳，自不消說。又付自建了戲場之後，老爺也升了官，自己也生了子，喜事重重，若不是堪輿家點得好坐向，料然是興工時擇得好日子，料將來家門越加昌大，故就將兒子改了一個名字，喚做應昌。

過二十天上下，又將近彌月，是時親朋道賀的，潘飛虎家是一副金八仙，兼藤鑲金的鐲子一隻；周乃慈家是一個金壽星，取長生福壽之意，另金鑲鑽石的約指一只，及袍料果物；劉鶚純家的是一隻金鐲子，另珍珠綴花的帽子一件；裴縣令那裡更有金鍊子，隨帶一個金牌。其餘李慶年、李子儀等，都來禮物相賀。單是清水濠內舅家馬子良未到。原來馬家已經門戶中落，這會妹子生了兒子，本應做個人情，只因偌大門戶，非厚些禮儀，體面上就不好看。只是手頭上不易打算得來，正在要尋個法子。馬氏早知他的意思，就著心腹的梳傭六姐，挽著籃子，作為探問外家，暗藏一張五百元的紙幣，送到馬子良的手裡。馬子良會意，登時辦妥禮物，金銀珠石，不一而足。一來好爭自己體面，二來周家裡各房姬妾，倒知得馬氏外家困乏，落得輝煌些，免被他們小覷自己。

統計具禮物來道賀的，不下百來家，就中一家姓鄧的，是前室鄧氏外家。馬氏此時猛然想起，自己原是個繼室，即俗語所說的填房，看來自己算是鄧舅的妹妹，奈向來沒有來往，自問倒過意不去。怪得自己年來身子蹇滯，就是鄧氏在九泉，或者是埋怨自己的，也未可定。偏是自己忘卻了鄧家，那鄧家的又向沒有到來府裡，大抵古人說貧賤的常羞人，因此或不敢來到這裡。就喚馮少伍到來問道：「周大人前室鄧氏，現究有什麼人在城裡？」馮少伍說道：「也聽得佛山鎮上那鄧家的紙店仍依舊開張，只鄧親家年前已經棄世，現他的兒子喚做鄧儀卿，就是鄧奶奶的兄長，在城外一間打餉的店子僱工。惟向來與他不認識，不知夫人問他作甚？」馬氏道：「鄧奶奶雖然棄世，究竟是個姻親，怎好忘卻？況他們近來家道不像，別人知得是我們姻親，倒失了自家臉面。你聽我說，好尋著鄧儀卿到來坐坐，我要抬舉他，好教鄧奶奶在九泉之下，也知我有姊妹的情分。」馮少伍道：「這是夫人的厚道處，怎敢不從命？」

遂辭了下來，忙出城外，轉過聯興街，尋著一間打餉館子，先喚一聲「老闆」，問道：「鄧儀卿可在那裡麼？」可巧鄧儀卿正在廳子裡，聽說有人來尋自己，忙閃出來一看，卻是一個向不相識之人，就上前答道：「老哥要尋那姓鄧的究有什麼貴於？」馮少伍道：「小弟是周家來的，要尋他有句話說。」鄧儀卿聽了，就知有些來歷，即答道：「只我便是。」馮少伍大喜，儀卿忙迎少伍到廳子坐下，茶罷，即問來意。少伍道：「馬太太因想起鄧奶奶雖然身故，惟自己填繼了他，與足下就是兄妹一般，都要來來往往，方成個姻戚的樣子。故著小弟來請足下到府裡一談，望足下枉駕為幸。」鄧儀卿道：「小弟雖家不甚豐裕，然藉先人遺積，亦僅足自活；且小弟亦好安貧食力，不大好衝煩。敢勞老哥代覆馬姐姐，說是小弟已感激盛意了。」馮少伍聽罷，猶敦致幾番，東鄧儀卿不從，只得退出。

自馮少伍去後，同事的因見周家如此盛意，偏鄧儀卿不從，也覺得奇異，都問他有怎麼意見。鄧儀卿初猶不言，及同事問了幾次，鄧儀卿才答道：「這事非他人所知得的，實在說諍人的自然悻出。自周庸祐隨著前任監督晉祥進京回來後，我鄧家早絕了來往。老哥們請放開眼兒看看，恐姓周的下場實在不大好呢。」各人聽了，反不以為是，就有說他是嫌錢多的，又有說他是願貧不願富的，鄧儀卿種種置之不理而已。

且說馮少伍回到周府裡，把姓鄧的不願進來的話回覆馬氏。馬氏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他既不願進來，還有什麼話說？」馮少伍道：「他沒有怎麼說，但說道他父親遺積還自過得去，不勞打攪的話。」馬氏道：「想是嫌這裡向來沒有瞅瞅他，因此他就要負氣，這都是我們的不是。我滿意正趁著有點喜事，好請來和他相見，今他既不願，也沒有可說，由他也就罷了。」時梳傭六姐在旁答道：「依俗例說，夫人進門時，本該先到鄧家行探謁鄧奶奶的爹娘，謂之再生親女。今他不願來，或者見夫人從前未曾謁過他們，就當是夫人瞧他不起，因此見怪未定。」丫環寶蟬道：「六姐哪裡說，只有他來謁夫人，哪有夫人先見他門的道理？」馬氏聽得，只露出幾分喜意。此時六姐反悔失言，因馬氏為人最好奉承的，且又最喜歡寶蟬，今他如此說，自然歡喜。馬氏就乘機說別話，不再提鄧家的事。一面令馮少伍退出辦事。

是時去彌月之日，不過幾天，馬氏因身子不大好，鎮日只在房子裡抽洋煙，卻不甚理事。因此丫環們也像村童高塾一般，無甚忌憚。況自馬氏產子而後，各丫環都派定專一執事，比不同往日在馬氏跟前，拘手拘腳，故乾妥自己分內應辦的事，或到後花園裡耍戲，或擲骰子，或抹葉子。二房伍氏，為人又過寬容，丫環們還忌哪一個？

恰是那日一班丫環到後花園裡，坐著一張石台上，談天說地。巧桃道：「偏是一個閻羅太太，竟能添丁，可不是一件奇事？」瑞香道：「這想是周老爺的福氣罷了。」碧雲道：「說怎麼福氣不福氣？前兒馬夫人臨盆，痛得慌，叫天叫地。俗話又道是：『兒女眼前冤。』看來生子有怎麼好處？」瑞香道：「口兒對不著心裡，怕姐姐嫁了時，又天天要望生子了。」巧桃道：「可不是呢！我們雖落在這個人家，天天捱罵，不過做奴做婢；將來嫁了，又不過是個侍妾。俗語說：『有子方為妾，無子便是婢。』哪有不望生子的？」小柳道：「看鄧奶奶歿了，又沒兒子，那周家和鄧家的就如絕了姻親，這般冷淡，可知兒女緊要的了。」正在說得高興，忽然花下一聲罵道：「你們沒臉的行貨！小女兒家沒羞恥，說怎麼嫁了人？說什麼生兒生女？外面事務正鬧得慌，卻偷懶到這裡來。明兒我見馬夫人，好和你算賬！」各人聽了，都嚇得一跳，快跑開來一望，見是寶蟬，心才放下了。瑞香道：「一時不做賊，便要作鄉正，鬼鬼祟祟來嚇人。」說罷，大家笑了一會。寶蟬道：「實在說，現在外頭還多事，你們不合躲到這裡。二姨太太著我來尋你們呢。」於是大家散了出來。

原來周少西家的大娘子來了，瑞香即回馬氏的房子裡伺候。因這幾天象完冷腳，各家來往漸漸多了，都由二房接待堂客。馬氏還自過意不去，因見來往的都是大娘奶奶，僅用一個侍妾來招待，如何使得？奈自產後神氣未復，撐持不住，也沒得可說。還幸過了三兩天，就是彌月，各事都辦個妥當。只見駱子棠來回道：「現在預備各事，姜子買了五百斤，雞卵子三千個，還恐不足用，已趕緊著人添買了。至於酒席，早定下了，男客四十席，堂客五十席。另有香港及鄉里來賀的，或不來省赴宴，須別時另自請他。到那日想要請少西老爺進來知客，至於招待堂客的應用何人，還請示下。」馬氏道：「本意要請少西家的大娘來，只是他昨兒來說，

近日得知身上有了喜，口中作問，不思飲食，故沒甚精神，不便行動，難以使他。餘外統通是賓客，不合著人代勞。若是大人鄉里來的，又不大懂得禮數，橫豎沒人，就由二房打點罷。」駱子棠說一聲「理會得」，就辭出來。

果然那一日各事都鋪擺得裝潢，單是關煞上新小兒忌聞音樂，故未有唱戲，仍是車馬填門，衣冠滿座，把一間大大的參贊府，弄得擁擠極了。所有儀注，都比慶賀周庸祐升官時不相上下。統計這一場喜事，花去不下萬兩銀子，只接來賀的禮物，還多幾倍。因平時認識的，見周庸祐有財有勢，哪一個不來巴結？這時正是十一月的時候，天氣嚴寒，偏是那一年十一月下旬，連天降下大雪，如大雨一般。那些到來赴宴的，都冒雪而來。馬氏向來羸弱，這時只在房子裡，穿了兩件皮襖，擁著兩張鶴茸被子，卻不敢出堂來。宴罷，送客回宅。即由鄉里來的，次日都打發停妥。

過此之後，又是臘月光景。周府裡上下，都打點度歲的事。二房將丫環輩都發給了月錢，又著馮、駱兩管家準備各事。一來因有了喜事，比往年的度歲，更加事務多了。且來春又要慶燈，這都是粵俗生子的俗例，在周府裡更加張煌。先定制一盞花燈，高約一丈，點綴紙尾的人物花草，都不計其數，先掛在神樓上；餘外紙錢香燭寶帛，比往年買的還多，都堆在神樓上面。過了祀灶之期，不久又是除夕，家家貼起宜春。周府的輝煌，更自不消說。門外先懸一對金字聯，說什麼「恩承金闕，慶洽南陬」，又從新換的一對參贊府的燈籠；門內彩紅飄揚，酸枝台椅擺滿中堂及左右廂廳；自大廳至左右兩廊，都在後花園裡搬出無數花草，擺得萬紫千紅，掛得五光十色。晚上就是四年時候，粵說四年即是結年之意，家家都具酒筵禱神祈福。

可巧那年三十夜亥時節交春，令馮管家囑咐人役，依時拜了新春，然後打睡。各人都領諾。因周府裡的人，哪個不是守舊的？提起神權兩字，就迷信到了不得，所以都沐浴身體聽候。果然到了亥時，就住香參神。不提防到了焚寶島之時，丫環瑞香不甚留意，且又因夜深眼倦，看不及，竟被火勢飛揚起來，燒著貯積神樓的紙錢寶帛。一切都是惹火之物，一時火烈具揚，瑞香也慌做一團，心口打戰，不能呼人灌救。少時火勢愈猛，樓下的見得，都一齊呼道救火。正是：

彌月方延姜酌喜，乘風先引火殃來。